



放飞空天梦想

钱广川(四川)

每当我看到一批批莘莘学子昂首阔步迈进空军飞行学院，从学员逐步成长为“双学士”“双学籍”的我军新一代飞行员时；每当我看到我军新一代飞行员驾驶新型战鹰划破天际，巡航在祖国的领海领空时，作为一名在军中服役了25年、从事过10年空军招收飞行学员工作的退役老兵，我总是心生万般感慨。回想起当年那些报考空军飞行学院的考生们，一个个像破壳而出的雏鹰，在招飞人的精心挑选中，他们放飞空天梦想，使自己的青春从此不同。

人们常说，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使命，一代军人有一代军人的责任。遥想人民空军在刚满周岁时就奉命奔赴抗美援朝战场，那时，年轻的志愿军空军飞行员们在喷气式飞机上的平均飞行时间仅有14小时38分钟。他们以“空中拼刺刀”精神，与世界头号强敌展开殊死搏斗，首创世界战争史上大规模喷气式飞机空战纪录，在32个月的作战期间，共击落敌机330架，击损敌机95架，打破强敌不可战胜的神话。王海、刘玉堤、张积慧、韩德彩……这些老一代飞行员的英勇传奇故事，至今都在传扬。

壮志凌云，搏击长空，拥有一支强大的空中力量，曾是多少代中国人的梦想。随着国力增强和军队发展，只有高素质的飞行员才能驾驭越来越精良的高科技战机装备，因此，选拔优秀的飞行学员成为提高部队战斗力的重中之重。1987年，在建军60周年之际，中央军委从战略高度出发，对空军实行招收飞行学员制度的改革，把招收飞行学员列入全国高考序列。随后，在坚持把高中生定向培养作为选拔飞行学员主渠道的同时，有计划地从大学本科毕业生中选拔一批高层次

的飞行人才，使之成为贯彻科技强军战略、加快空军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举措。

1993年，我踏着初春的脚步，走进了空军招收飞行学员的行列，承担起为人民空军选拔优秀飞行学员的光荣使命。转瞬间，10年的招飞生涯已成过往，但招飞工作中的那些故事，却让我记忆犹新，我深深地体会到，报考飞行学员难，成长为一名优秀的飞行员更难。

人们常常把选拔一名空军飞行学员形容为千里挑一，其实这话一点儿也不为过。从初选到全面检测再到最后录取，真可谓是层层关卡精挑细选。记得有一位来自秦岭深处的报考学生，初选时因视力原因险遭淘汰，他苦苦地央求眼科主任：“叔叔，再给我一次机会吧，我做梦都想当一名飞行员。”医生被他的执着精神所感动，答应为他复查。复查合格后，我在和他谈话中得知，因家境贫穷，他从小学五年级开始就在每天下午放学后去砍柴，再在第二天早上上学时，把柴卖给学校附近的一家饭店。日复一日，年年月月，他用卖柴得来的钱供自己读到了高中，并把剩下的钱用来为妈妈治病。交谈中，这位考生的眼泪几次夺眶而出：“叔叔，请相信，我一定能飞出来的。”后来，这个孩子真的圆了自己的蓝天梦，成长为一名师级指挥员。

很多人都羡慕飞行员，羡慕他们能驾驶战鹰在蓝天翱翔，但对飞行的风险却知之甚少。只有不畏风险、敢于拼搏、甘于奉献的飞行员，才能称得上是真正的蓝天卫士。我遇到过很多位招飞检查合格、高考成绩可以上清华北大和重点大学的考生，在和他們作录取前的谈话时，他们基本上都是一个坚定的声音：“知道飞行员是有风险的，我有这个思想准备，报考志愿不变。”我曾听英雄试飞员、“八一勋章”获得者李中华说过：“每个国家，不能没有敢于探险的人；每一个民族，不能没有挑战极限的英雄，中国空军要腾飞，也必须有一群情愿用生命做代价去搏击风雨的雄鹰！”这，就是我们的蓝天骄子。他们一旦选择了当空军飞行员，就会不畏风险，以守护祖国蓝天的安全与祥和为己任，把青春奉献给蓝天，把理想挥洒在蓝天。

纵然在那个时代，飞行员也是很“燃”的，但飞行学员往往把爱情珍藏于心，化作激励自己成长为一名合格飞行员的动力。2000年，中央电视台播放了一部名叫《壮志凌云》的故事片，这部片子不仅反映了空军走过的50年光辉历程和飞行员火热的战斗生活，也展现了新一代飞行员的爱情观。片中，主人公李亮对女朋友说的一句话，我至今记忆犹新，他说：“你千万不要着急嫁人，要嫁，就嫁最优秀的男子汉。”作为一名空军战斗机飞行员，不仅要具有崇高的理想、丰富的知识、精湛的技术、强劲的体魄和良好的心理素质，更重要的是，他们驾驶着最先进的战斗机翱翔于祖国的蓝天。飞行员的优秀，是当之无愧的。

此时此刻，我伫立在蓝天之下，任由茫茫思绪飞到天涯、飞到海角、飞到战鹰巡航的每一寸领空。如今，人民空军走过了69个春秋。69年锻铁翼神箭，69年筑蓝天长城。这69年里，我们一代又一代的飞行员用执着的毅力、蓬勃的朝气和无畏的勇气，勇敢地保卫着祖国领空的安全。

10年的招飞经历成为我军旅生涯中难以忘怀的一段记忆，也让我感受到了在祖国蓝天放飞梦想的雄鹰们别样的风采。我为自己的这段宝贵经历而自豪，更为我们伟大祖国拥有一支强大的空天力量而倍感骄傲。

窗里，窗外

朱彩娟(河北)

正值夏日，太阳直射着，行走在小区里，我只能贴在楼房北墙根的阴影里往前走。无意间一抬头，一窗台的多肉植物吸引了我：哇！这可不是普通的多肉植物！不仅个个都长得粗粗壮壮已成了老桩，而且每个花盆都是那样的古朴与典雅。顿时，我惊呆了！如此的一幕，多半只出现在我在网上看到的图片中，而此刻，竟然华丽丽地出现在我的眼前。

我不知道这些多肉植物的主人是谁，但我能确定他是个有耐心、有爱心的人。多肉植物最难过的就是夏季。夏季对于大多植物而言，有适宜的温度、有丰沛的雨水，是疯长的好时节，然而，却是多肉植物的休眠期。暑热难忍的时节，如果管不住自己的手给“肉肉”多浇了水，加之不注意通风、降温，就会出现烂根、掉叶的惨剧。而此刻，回眸间吸引我的这家窗台，多肉植物们不仅安全过夏，而且依然蓬勃。细看这些多肉植物拇指粗的主干，少则养了三五年，多则十年八年。这背后主人给予了

多肉植物多少细心的呵护，而多肉植物又回馈给主人几多成长与芬芳，又该有多少故事在慢慢发生着。窗外的一盆盆多肉植物，让我无端联想起窗里的主人，他们彼此之间的陪伴也会像是一首老歌耐人寻味吧……

瞬间，我在想：如果有人经过我的窗外，我的窗台是否也会让人产生如此迷人的联想？

阳台外面、防盗网中的两架梅豆角已经开始串蔓了，虽然它们的“家”是那样的普通——一个淘汰了的墩布池子，但是，生硬的钢筋防盗网因了这些缠缠绕绕的藤蔓，顿时多了几分柔情：一个宛若可依靠的硬汉，一个像是动了情的柔弱女子。其实这架豆角的种子是远在鹤壁的朋友快递给我的，如果你偶然间经过我的窗外，是否也会期待这满含着友谊的豆角蔓爬满我的阳台？是否也会在内心里畅想起紫色花儿、细长豆角挂满我的窗外？再瞅瞅这边，一个破旧的大肚陶罐子里的荷花已经走过“小荷才露尖尖角”的

羞涩，一个个叶片努力舒展着绒布般的墨绿，悠然在夏日的阳光中随风轻舞。那是老公去年到白洋淀旅游时买回来的，路过窗外的你也会跟我们一样，期待着它打个花苞、灿烂绽放吗？

如此，每一个窗外小景，不论是简单还是惊艳，都情系着窗里的主人吧？

忽又想起昨晚在小区里散步时的一幕，偶然间目光所至，是一家二楼的阳台，卧室的灯光透过窗帘，朦朦胧胧映出阳台晾衣架上剪影两件衬衣，那一刻“大肥”和“小瘦”的摇曳竟也有了几分诗意与柔情。

卜之琳在《断章》诗中言：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你养了一盆属于自己的花草，装点了一方属于自己的小窗，亦会在路人的一瞥中，无意间赠送给他一缕柔情与思绪——花草装饰了你的窗子，也装饰了路人的梦！

紫藤爬满屋顶

喻云(湖南)

家人喜欢紫藤，我又好种些花花草草，所以就格外种了几棵紫藤。恰好邻居也偏爱紫藤，于是，两家屋顶的天台就共享了一个紫藤棚架。

我家紫藤初种下时，春寒未散，绿叶未发，邻居家的紫藤却冒花苞了，那个好看呀，没办法形容，如同透明的梦中溢出了朦胧的粉红，那个美呀，就连天空都逊色了。

可是我们家的紫藤呢？它的位置靠东头，“向阳花木早逢春”，这话还真不假，我家紫藤的叶子长出来要比邻居家的早得多，可两年过去了，我家紫藤没冒出一个花苞，谦虚得不成样子。

邻居说：“你们家的紫藤是男孩呢！我们家种的是姑娘，男孩当然开不出花呀！”只听说过银杏有雄有雌，花蕊有雄有雌，却没听说过紫藤有雄有雌。好好好，就让它们是男孩，正好可以与邻居家的紫藤姑娘结为浪漫姻緣。

紫藤被安排在楼顶上生存，本来就是一种无奈。我认为，楼顶种植和都市牧羊，都是顽固地痴迷和挽留家园感这一类人的行为，紫藤，便是参与了这种游戏并且代表藤蔓植物发言的很灵性的一位。

楼顶有限的棚架，在两年之内就被紫藤布满了。这种情形下，紫藤是怎样为其生命的延续做出努力的呢？

它的新藤如游丝一样到处伸展，努力寻觅着新的空间。当那些游丝一根一根竭尽了可能却没能找到新的空间时，它们毅然做出保护性的反应，主动干枯了藤尖，剩下的枝条则为明日的新枝向前继续推进做支撑。群体的牺牲与努力，使得奇迹诞生，它们在棚架之上搭建出了复杂的拱形新架。

这种努力整整持续了两年，终于，一根新藤

获得了成功。它爬上了一堵墙壁，墙上有一根管道为那根枝条的执着探索做了牵引。找到了支撑的藤迅速壮大变为主藤，一架的绿叶从此脱胎出新气象，使留神它们的人不由自主地感到一股藏于柔弱中的坚毅力量。

其实，植物的精神与人类的精神，在本质上是相通的。所以，在我看来，紫藤应是具有灵性的、能与之沟通的朋友。

就在今年，这架拥有了广阔天地的紫藤，在初夏打满了花苞，然后全然盛开，将整个楼顶笼罩在紫色的花帘瀑布之中，仿佛，这舞台经过了无数个日夜的努力搭建，终于可以请主角隆重登场了。满屋顶的紫色绚烂得如同童话世界一般，坐在藤下，阅读写字，书香，字也香，连心思也飘散着紫色的芳香。在钢筋混凝土之林的屋顶，能得如此佳境，实在是宝贵的享受。

一个人的食堂

王太生(江苏)

食堂的美食，贮藏在一个入味蕾的深处，那些味道，想起来就像牛反刍一样细细品味。

那些年，食堂是大众美食的集散地，大铁锅蒸出来的饭，色泽晶莹，颗粒饱满，香味扑鼻。食堂的菜，经过大铲勺的翻炒，浓油赤酱，被静谧地摆放在一溜油渍斑驳长条桌上的几只大铝盆里，散发着袅袅香气。

学校或单位食堂，实惠且便宜。菜谱写在黑板板上，几行目录，提纲挈领，“星期一，红烧大排、丝瓜炒蛋、海带虾米汤、糖醋鱼块、番茄蛋汤；星期二，家常豆腐、凉拌黄瓜、鸡架冬瓜汤、清蒸咸肉、青椒炒肉丝、盐水花生……”歪歪扭扭，不知是谁的手迹。

虽都是些婆婆妈妈的家常菜，但也有几样让我至今难忘。如，大白菜猪油渣，油渣的醇香被白菜调动起来，曾经是个年代对美食的记忆。

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在一家肉联厂的食堂伙伙。红烧狮子头、脆骨肉、扒骨肉、青菜肥肠汤、青椒爆炒猪心丝、大肉包子是食堂的主角。

狮子头，肯定是新鲜上好的五花肉，肉联厂的食堂不会怠慢自己人。那个胖厨师，用酷

似李逵两板大斧的菜刀，呼呼地剁肉，菜刀上下翻飞，五花肉就被剁成肉泥。

青菜肥肠汤，至今再也没有吃过，可能是那肉联厂食堂的独家菜食。那时候，我中午就餐只需打一份青菜肥肠汤，便荤素搭配了，而且一饭盒的汤，咕嘟咕嘟直喝得瞪着眼睛珠子打噎。

烧得美味的，还有那道大杂烩。用小肉丸、鱼圆、肉皮、木耳、笋干，一锅炖，再入青菜叶、胡椒粉，是山，水是水，返璞归真。

当然，一锅大米粥，是只有食堂才煮得出的功夫，家中厨房是做不出来的，煮得不温不火，不薄不稠。如果一锅粥，清亮得能够照见人影，那它就不是食堂里煮出的粥了。

经常吃食堂的人，不外乎家在外地，抑或是一个单身汉。手捏三两张灰白色食堂菜票，在食堂窗口排队打菜，菜票上面印有“伍分”、“壹角”、“炒菜”字样，以及萝卜、白菜图案，套印“某某厂食堂专用章”，文字、图案呈粉红色。我与写小说的华君，就经常低头不见抬头见，有一次碰面，他正在聚精会神地啃着一只

红烧猪蹄子，我和他打招呼，华君先是一愣，继而热情寒暄，双手捧着一只猪蹄子，语音含混，让人忍俊不禁。

食堂的菜，雅俗共赏。雅的是扬州狮子头、大煮干丝；俗的是青菜汤和一碟五香萝卜干。季羡林当年也到食堂吃饭。搬到中关村北大宿舍以后，附近没有什么饭馆，季羡林只好天天吃食堂。他拿着一个搪瓷大茶缸去食堂打饭，吃饭时，饭和菜都倒在茶缸中一块吃；吃馒头时，用茶缸盛菜，一只手拿馒头，另一只手拿筷子，像大学生一样，很快便能吃完一顿饭。想不到那些大众菜品，曾经滋养过一位大师的不凡人生。

网上有人晒校园美食：北大的酱肘子、清华的卤肉饭、武大的清蒸武昌鱼、排骨藕汤、牛肉粉加虎皮蛋和热干面……食堂的美食地图，不是一个人刨食的全部履历，却是大多数人都有的一段吃饭经历。前后左右都是熟人，才有食堂的就餐氛围。相逢对视一笑，朴素餐桌又遇君，如果左顾右盼，四周见不到一个熟稔的脸，那他就不是在食堂里。

寻梦婺源

蒋小丽(山东)

粉墙黛瓦、飞檐翘角，古典别致的木制小楼，清凉的山风，清冽的小溪，这些图像中的景致勾起了我对江西婺源这个“中国最美乡村”的极端向往，今日有缘置身其中，有恍然若梦的惊叹和欣喜。

李坑是我们抵达的第一个景点。李坑建于北宋祥符年间，距今约有千年的历史。村内遍布明清古建，民居宅院沿溪而建，依山而立，参差错落；街巷溪水贯通，九曲十弯；青石板道纵横交错，形成了“远树平林村落，小桥流水人家”的独特格局。

顺着石板小路，看溪水潺湲着一路欢歌从高处向低处流去，小溪两边古建林立，粉墙经了岁月的剥蚀，留下斑驳的污渍，兀自在风雨中岿然屹立。据说，古时等级森严，官宦人家临街而居，面向大街，砌三级台阶，取“连升三级”的意头；而商贾人家只能侧街而居，台阶也只是一级，取“一本万利”之意。

这些建筑门前的石蹲雕刻精美，门廊的木雕也极具匠心。随便走进一家，进门是一面影壁，转过影壁，是一方天井，天井内摆了几口硕大的水缸，地下凿了几孔地漏。据说，古人极讲究“肥水不流外人田”之说，那几口缸是用来接水的，其余的雨水通过地漏流进自家的田里。

站在天井向上看去，木楼上雕刻着精美的图案，一间间房屋精致小巧，格调布局古典美丽，有美人藏深山，娇羞人不知的慨叹，有心登楼一观，却被一面“游人止步”的牌子生生阻断了脚步，只能一步三叹，频频回首地离别而去。

且行且观，沿街的一家家商铺前摆满了造型精美的香樟木梳、檀香木扇，香樟木雕挂饰，让人看了目不暇接，惊叹连连。这个古朴的小村在吸引外来旅客的大好形势下，窥得商机，用自己的智慧，勤劳的双手打造出古典与现代媲美的新天地。但愿这个古朴的小村在保留文化遗产和现代社会冲撞的夹缝中觅得自己的生存特色，让她变得越来越美丽。



解暑

马吉(贵州)撰